

小区草坪上，一篷蓝紫的花招眼得很，有识花的人说，那是飞蓬，野花。

这么好看的花，怎么就是野花了？怎么不是野花？金盏菊、鸢尾、百色瑾，这些都是人工栽培的，它们正宗。飞蓬生来就在野地上长，不是野花才怪。

野花就野花吧，它立在那，勃勃地开，不是一样美丽？

飞蓬不是自生的，是娜娜从田埂上拽来，随意栽进的。飞蓬性野，戳进泥土，就活了，发了芽开了花，花开不算，还成了气候，与金盏菊们相比，多出了气势。花招蜂，飞蓬更胜一筹，阳光下蜂们逼近，每朵花都趴着一粒，而其它的花就稀少了，蜂们蘸下，匆匆又飞走了。

应了句老话：家花没有野花香。飞蓬香，香幽，耐品味。

娜娜是从山里走出来了，好深的山，人走车行，出山得一天时光。

能出山是大幸事了，和娜娜一般的人，好多都窝在山里，甚至一辈子都走不出来。

娜娜碰上了爱她的人，一个画家，在深山里采风写生，山景美，滞住了画家，天天对着一抹山，写写画画，不知天黑天白。

娜娜好奇，去看画家写生，对着画板，娜娜的心跳得厉害，画板上的画太奇妙了，比眼前的山小，却又大得无边。小小的画板，竟盛下了一个大世界。

娜娜每天都要有一个时辰看画家作画，看得入迷，迷得五魂六道，奇怪的是画家的心只在画板上，抬头、低头，要么为山，要么为画，身边的大活人视而不见。

还是有那么一天，鸟从头上飞过，猛地惊啼一声，画家抬头看天，顺带着看见了娜娜。

看见娜娜时，娜娜还叫菊子，一个普通而叫不响的名子。

画家惊在一边，太美了，菊子太美了，画家一瞬间疑为是天仙、异人。

城市野花

张建春

画家从这天开始走神，他的画板上有了人的走动，这人是菊子。画家把菊子安置在画板山的各方位置，山下、山腰、山巅，泉边、山路、树岔，菊子无处不在。

画家不知菊子叫菊子，随意取了个名娜娜，画以娜娜命名，比如：浣洗的娜娜、山路上的娜娜之类。

菊子看在眼里，脸羞羞的红。有一天终于忍不住，对着画家：唉，我叫菊子。

画家抬头，目光异彩纷呈，说：菊子，我叫呈。随手用画笔在山石上写了个“呈”字。呈？怪怪的名子。菊子“咯咯”地笑。

算是熟悉了，菊子还是天天看呈画画。呈对山而画，时而回头，把菊子水涟涟的目光写进山岚草石里。

菊子说：山中多美景，去更深的山。呈随了菊子钻山沟，把画的内涵加深了。

菊子改名了。正式叫娜娜时，菊子从深山走了出来。

城比山深，呈带着菊子在市声里回旋，好深好深的城市呀。

呈依然画娜娜，此时的背景是城市，城市的五彩缤纷，城市的巷道苍古，城市的车水马龙，主角是娜娜，呈以为天人的人，只是呈画的命名是以菊子开头的，比如，菊子在巷陌、菊子与天桥等等，娜娜不见了。

娜娜突然孤独起来，市声鼎沸，娜娜愈加孤独，娜娜在摆出各种造型时，孤独如

虫子反反复复啃她的心跳。

呈还是那样，作起画来，娜娜在一边，只是眼睛扫一扫，扫过了就回归画板。

是在呈外出写生时，娜娜从城郊拽回来了飞蓬，栽在了门前的草坪上。

飞蓬，娜娜不知叫飞蓬，山里人叫野菊花，实在是像菊花，叶和花浓缩版的菊花。

没怎么管理，飞蓬活了，活得比小区任何植物都好。

娜娜有事没事就去飞蓬身边，怕其它的植物欺凌它，可这样的事没发生，倒是飞蓬一直越界，将周边的花草挤进了杳晃。

呈一去两个月，回来时，飞蓬的

花正在爆炸式地开。

娜娜拉着呈去看野菊花，呈瞄了一眼：野花哦，飞蓬。呈有惊喜，更多的是轻视。

娜娜心一沉：野花怎么了，不是花？

呈没再答话，回家立起画板，画了幅以飞蓬为背景的画：菊子与飞蓬。

菊子张扬，飞蓬低着头。

小区开始苗木修剪，草坪也要整治。工人们上场了，没有商量，飞蓬没费力气就被铲除了，等娜娜赶到，见到的只有流泪的飞蓬花朵。

野花铲除，草坪纯粹了，城市似乎也随之纯粹了，纯粹得没有跌宕起伏。

娜娜又回到了深山，山好深好深，娜娜走进，又花费了大把大把的时间。

娜娜又叫菊子了，抬头见山，低头还是山。菊子开始等待，等待什么呢？

菊子时而想起草坪上的飞蓬。哦，城市野花。



工匠 苗青 摄

给学生讲汉代诗歌。很平常的一天，很平常的一课。可是说到那首“上言加餐食，下言长相忆”的时候，我忽然心头纷乱，哽噎不能语。这个佚名的诗人太厉害了。六个字，就把所爱之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都顾及到了。“画眉深浅入时无”“可怜楼上月徘徊，应照离人妆镜台”“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却上心头”……学生们举了无数的诗词，想要打败这句大白话，可是，那些读上去精致唯美的句子，哪一个字敌得过如此朴素而无敌的表白呢？你要好好吃饭呀，我会永远想你的。这，难道不是人间最深的爱吗？

我们从情诗讲到决绝词，两千年



上言加餐食，下言长相忆

王春鸣

古典诗词的历史，诗人们的恋爱史，这一句直接封神。也是汉代，卓文君曾经给负心人司马相如写了诀别的诗和信，大家都以为司马之所以“诵尔嘉吟而回予故步”，是因为她“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负”的凄切《白头吟》，实际上，应该是她附书中的那句“努力加餐勿念妾，锦水汤汤，与君长诀”的力量吧！卓文君嘴里说着“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”，可是她不舍得，于是以退为进：从此以后，你要好好吃饭，不要再牵挂我了。啧啧，这不就是“上言加餐食，下言长相忆”的翻版吗？

年轻的孩子们不懂，以为在一起或不在一起，经常为对方点个外卖，再配一点风花雪月，恋爱就能长久了。

我曾经也是，在和他们一样年轻的时候，写了很多情诗，为自恋，为单相思，为两情相悦。那些旖旎的句子，虚掩了整个青春。漫长而琐碎的岁月里我怎么去爱，老了以后我怎样爱？怎样被爱？我也想不到。但是诗总难免矫情，很多写诗和读诗的人，早已不相爱。我们总一定要经历长久的

时间，才能明白，爱就是一些特别简单的行为、声音，它难在要坚持到老，要遍布各处，要濡染每一个细节，要日常而盛大。

这简单直白而动人心魄的诗句流传到现在有两千年了，不再年轻的我，终于能够常常在身边看到那句诗。有一天坐公交车，前排是一对老夫妻。丈夫似乎在眯着眼打盹，因为气温高，车内开着空调，每个位子上方都有一个出风口。妻子没有睡，她摸摸身边人的手，踮起身子把风口关了，老头嘟哝着说热。她只好又打开。一路上就看见那只白皙的长了老年斑的手忙碌着，试着风的大小和方向，我怀着笑意从她的动作猜测她平时在家啰嗦颠倒的模样。而大多数时候，那只手一直挡在丈夫白发稀疏的头顶。这样凉气就受到了温情的遮挡，顺着她的手背四散下来。老头开始发出安逸的鼾声。

下车的时候我看清了他们。睡了一觉的老头儿精神很好，他一个人拿起所有的包包，还腾出一只手来拉起

老太婆的手。如果他们偶尔分开，彼此的牵挂也没有别的事，就是饮食冷暖而已吧！

我很少坐公交，就在那趟车上，看到老年人刷支付卡，感应器的回答竟然不再是几年前的“老龄卡”。幸亏上来的老人多，一次次刷，我反复地听，仔细地听，原来，改说“长寿卡”了。听清的那一瞬间很感动。是谁想到改成这两个字的？他一定很爱自己的妈妈，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当公交车不紧不慢地穿行在城市的街大街小巷里，连免费卡刷出的电子声，都充满了千年古调的诗意。

确实，加餐食和长相忆，并不是只在男和女的恋爱婚姻里。我问学生们，上一次父母亲和你们聊天发信息，第一句是什么？

“吃饭了没有？少吃点外卖啊！”

“南京冷了，有没有加衣服？”

“最近晚上没有熬夜吧！”

“生活费够用吗？”

“出门要戴好口罩做好防疫啊！”

……

说着说着，他们明白了，加餐食、问寒暖，这些听到嫌烦的家常话，原来，都是那句诗啊。

我还曾经在一个妈妈的手机上，看见她关注了双城的天，排在前面的那个，是孩子读大学的城市。有些长相忆，说不说出来，都一直在那里。